



OSID

《唐顿庄园》的英国女仆形象解读

石海霞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0067)

摘要:《唐顿庄园》系列作品成功地唤起了全球观众对英国贵族文化的广泛关注,剧中性格鲜明的女仆形象是一大亮点,以此可透视20世纪初英国底层劳动女性的生活境遇。根据作品中女仆的主要个性表现,大致可以将其分为四类:忠心保守型、聪慧勇敢型、单纯软弱型、目标明确型。这些个性迥异而又真实的女仆形象体现了两大共性:她们既是传统社会的牺牲品,也是社会变革的受益者。

关键词: 社会底层; 女仆群体; 女仆形象类型; 共性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390(2021)03-0071-04

在传播媒介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影视作品是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一大助力。2010年首播的英国电视剧《唐顿庄园》(Downton Abbey)重新唤起了人们对英国贵族文化的广泛关注。剧中风景优美的乡村庄园、华丽的服饰、精致的饮食、繁复的餐桌礼仪、悠闲的社交活动等场景几近真实地还原了20世纪初英国上流社会贵族阶层的奢华生活。《唐顿庄园》系列作品的剧情从1912年延伸至1927年,历经了英国由近代向现代转型的社会巨变,生动形象地刻画出历史变迁中的社会各阶层人物群像。作品中英国绅士、优雅的夫人小姐这些典型的贵族人物形象深入人心,社会底层的仆人形象塑造也同样出色,其中的女仆角色更是性格鲜明。国内的研究者大多将重点集中在《唐顿庄园》的贵族女性身上,而有关女仆形象的专题讨论相对较少。本文以庄园内的女仆这一劳动群体为研究主题,分析、归纳剧中的女仆形象类型,具体阐述女仆形象的共性,以此透视20世纪初英国底层劳动女性的生活境遇。

一、20世纪初英国女仆概况

“仆佣”不仅包括做家务的仆人(domestic servant),也包括在农场工作的仆人(farm servant)。”^[1]《唐顿庄园》中出场的是做家务的女仆,即家仆。“在整个19世纪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家政服务是英国妇女从事的第一大职业,也是所有英国人(无论男女)的第二大职业。”^[2]不仅是贵族阶级,富

裕的中产阶级也会根据家庭收入情况雇佣数量不等的家庭女仆,她们承担着繁重艰苦的工作任务,劳动时间甚至比工厂女工更长。

根据澳大利亚学者尼尔的“五阶级模式”,家庭仆役明确地被划分为社会阶级体系中的第五个阶级——工人阶级B(working class B)^[3]。女仆虽然在劳动力市场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但因其处于社会结构最底层而甚少引起世人的关注。在《现代英国经济史》中,克拉潘^[4]评论说“关于这种行业(家庭服务),当代人既没有做过任何调查,也没有听取过任何佐证,在我们所有汲取大部分正确知识的议会文件中甚至都没有偶然提到过,而它的历史也从没有人着手编写过。关于这类职业,只有人口调查中的干巴巴的数字。”《唐顿庄园》中的女仆以丰富饱满的艺术形象立体地呈现于全球观众眼前,不再是几个“干巴巴的数字”,激起了人们对这一社会群体的浓厚兴趣。

二、《唐顿庄园》女仆形象的类型

《唐顿庄园》一开篇就是女仆们清早在楼下忙着生火、洗锅、擦楼梯等各种活计,每天的辛苦劳碌周而复始。剧中格兰瑟姆(Grantham)伯爵一家雇佣的众多家仆中女仆居多,休斯太太(Mrs. Hughes)、安娜(Anna)、黛西(Daisy)、帕特莫太太(Mrs. Patmore)这几个人物贯穿始终,是楼下仆人群体的主要角色;格温(Gwen)、奥布瑞恩(O'Brien)、艾瑟儿

收稿日期:2020-09-25

作者简介:石海霞,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商务英语教学。

(Ethel)、简(Jane)、艾德娜(Edna)等人物只在一、二季中短暂出场过;还有一些负责洗碗、打扫的杂役女仆和保姆角色面目模糊,没有台词,仅给主角们充当背景,起到侧面烘托的作用。根据作品中女仆的主要个性表现,可以将其大致分为四类:忠心保守型、聪慧勇敢型、单纯软弱型、目标明确型。

(一) 忠心保守型

忠心保守型主要以中老年女仆为代表。她们在庄园工作多年,已经习惯了常年的仆从生活,尽心竭力地服侍贵族主人,有些甚至一生未婚,对庄园极其忠诚。女管家休斯太太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休斯太太通常一身黑裙,腰间挂着一大串钥匙,平日恪尽职守,为了这份工作先后拒绝了一位农夫的两次求婚,剧中直到第六季才和大管家卡森先生终成眷属。她工作时坚守仆人的行为规范,“仆人有仆人的规矩”。在第一季的第一集,休斯太太早上检查工作时,看到帮厨女仆黛西在客厅的壁炉那儿生火,赶紧催促她在主人下楼前回厨房去,怕被主人看见。在第二季中,黛西到餐厅帮忙,请求大小姐原谅“我知道我不该来这儿,现在男仆都走了,只能我来做了。”大小姐并不介意,只是要求她“你还是趁休斯太太没看见快走吧。”新来的女仆简去打扫书房,无意中碰见了待在里面的伯爵。休斯太太质问她,“你怎么到这里来了?我是让你去打扫客厅,不是书房”,并让简赶紧离开。这些细节都反映出休斯太太严守主仆之间的等级界限,因为像黛西和简这种低级仆人一般是不允许在楼上露面的。

休斯太太尽职尽责地监督庄园内女仆们的日常工作,还要维护唐顿庄园的名誉与体面。第二季出场的艾瑟尔不甘于做一个女仆,瞄准时机勾搭上了布莱恩少校,意图摆脱女仆的低贱身份。休斯太太撞破奸情后果断地解雇了艾瑟尔,将她赶出庄园。后来的艾德娜同样被休斯太太识破诡计,立马辞退。休斯太太当机立断,唯恐这种品行不端的女仆败坏贵族主人的家族名声。

(二) 聪慧勇敢型

这一类女仆往往是主人眼中的理想型女仆,聪明贴心,善解人意,能妥善地处理各种复杂关系,竭尽所能地帮助主人解决问题。

女仆领班安娜主要伺候楼上的大小姐玛丽,深得她的信任和赏识。在第一季中,土耳其大使馆随员帕努克(Pamuk)深夜溜进玛丽房间,结果猝死在她床上,大惊失色的玛丽不知道该怎么办,惶恐地去偷偷叫醒安娜。为了大小姐的名声着想,安娜冷静

地建议把帕努克放回他自己的床上,并提议找伯爵夫人帮忙。害怕女儿身败名裂的伯爵夫人只能听从了安娜的建议。奥布瑞恩和托马斯合谋陷害贝茨偷了伯爵的鼻烟壶,聪明的安娜猜到鼻烟壶肯定藏在贝茨的房间,机智地转移了鼻烟壶,以牙还牙予以回击。在第二季中,向玛丽求婚的理查德爵士到庄园做客,悄悄向安娜打听玛丽的事情,许以重金企图收买她,安娜毫不动心,坚决而礼貌地拒绝了,并告知了休斯太太和卡森先生。对于楼上的小姐们而言,安娜一直都是忠诚可靠的贴心女仆。

在楼下的仆人中,心思通透的安娜颇受大家的敬爱。在电影版中,伺候国王与王后的王室仆人在庄园仆人面前趾高气扬,处处盛气凌人。为了捍卫唐顿庄园的尊严,庄园仆人们在安娜的带领下与抢占他们位置的王室仆人斗智斗勇,最后大获全胜。意识到自己爱上了贝茨先生,安娜勇敢地追求属于她的幸福,历经种种磨难而无所畏惧,她向贝茨深情表白,“我们就要成为夫妻,应携手面对”,表明了她对爱情坚贞不渝的态度。后来贝茨被捕入狱,安娜对贝茨不离不弃,坚强地默默等待,最终苦尽甘来。

(三) 单纯软弱型

黛西是处在最底层的帮厨小女仆,每天必须最早起床,一大早就要去生火,给厨娘帕莫特太太打下手,经常在她暴躁的唠叨咆哮中战战兢兢地回复:“是,帕特莫太太。”第一季中帕特莫太太因眼疾,两次在工作中出了错,害怕被主人辞退,就把这些过错推到黛西身上,黛西怯懦地不敢反驳。厨娘要去伦敦做眼部手术前,担心自己被伯德夫人取代,就暗示黛西给伯德夫人捣乱。胆小怕事的黛西不敢违抗,只好在菜里偷放了东西,想让伯德夫人在主人面前出丑,结果被识破,反倒遭受了一通指责。因其性格懦弱、地位低微,其他女仆也经常欺压黛西,想偷懒就使唤她。

黛西年纪小,头脑简单,没啥主见,缺乏辨别是非曲直的基本能力,经常会犯傻。在第一季中,黛西迷恋男仆托马斯,老想讨好他,因此被不怀好意的托马斯和奥布莱恩利用做伪证去栽赃贝茨。黛西不爱威廉,但经不住帕特莫太太的一再劝说,在威廉上战场前还是接受了他的求婚。善良的威廉从战场上回来临终前希望和黛西结婚,这样黛西就能在他去世后作为军人的遗孀享有烈属抚恤金和相应的权利。黛西内心并不情愿,但在众中的劝说下还是与威廉在病床前举行了婚礼。在第三季中,黛西喜欢上男仆阿尔弗雷德,觉察到他对新来的女仆艾薇有好感,

就数次故意刁难艾薇,帕特莫太太看不下去提醒她,“欺负她并不能让阿尔弗雷德喜欢上你”。在第五季中由于贵族东家变卖农场,黛西的公公梅森被解除租约,面临流离失所的危机。黛西气不过,在拍卖会上冲动地公开指责新东家,结果帮了倒忙,搞砸了本来可能到手的工作机会。做事莽撞、幼稚的黛西在第五、第六两季中开始慢慢成长,感情上不再像以前一样盲目,对未来的人生有了自己的想法。

(四) 目标明确型

这类一般以年轻女仆为主。她们不愿一辈子做女仆,通过各种方式力图改变自身的境况。有的心思纯良、自强自立;而有的却心术不正、手段下作。

1. 正面形象

第一季中的女仆格温自尊自爱,坚强地与命运抗争。她几乎花了全部的积蓄偷偷买了打字机来学习,希望成为一名职业女性。家人觉得做女仆是一份不错的职业,但格温不这样想。思想前卫的三小姐西波尔相信,“出去打拼是天大的好事,尤其是女人”,并以实际行动给予格温坚定的支持,尽力帮她找工作,安排她去镇上参加报纸上刊登的招聘,借给她面试的衣服等。格温的面试并不是一帆风顺,失败了几次后她很沮丧:“算了吧,没有人比我更不合适,更没资历了。”“……我们的梦想不可能实现!”但在西波尔小姐的热情鼓励下,格温坚持不懈,最终抓住机会应聘成功,当上了电话公司的秘书。

2. 反面形象

第二季出场的艾瑟尔并不掩饰自己的野心,直言“我想过好日子,而我也并不羞于承认这一点……我觉得我终究不想仅仅当一个仆人”。不过她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妄想不劳而获,麻雀一夜变凤凰。艾瑟尔费尽心机攀上了在庄园疗养所休养的布莱恩少校,结果休斯太太撞破她的丑事后立马辞退了她。艾瑟尔怀孕生了一个儿子,但并未得到少校的亲口承认。善良的休斯太太私下救济她们母子,生活艰难的艾瑟尔为了维持生计,被迫沦落风尘,后来在克劳利太太的帮助下洗心革面。艾瑟尔的悲苦人生并不是别人造成的,是其错误价值观的必然结果。

第三季出场的艾德娜心机深沉,一进庄园就找准了目标——主人家的三女婿布兰森。三小姐西波尔刚死于产后癫痫,布兰森正处于丧妻的悲痛之中。艾德娜想尽办法伺机勾引布兰森,但被睿智的休斯太太识破而遭解雇。在第四季中,回到庄园做了夫人贴身女仆的艾德娜仍未死心,在酒中下药给布兰森下套,布兰森不肯答应娶她,她愤愤不平地质问:“你是一个司机都能娶三小姐,我一个女仆为什么

不能嫁给你?我配得上你。”幸亏休斯太太果断出手阻止了她的阴谋得逞。

不可否认,艾瑟尔、艾德娜为了脱离社会底层的艰辛生活也进行了努力的奋斗,只是她们居心叵测、不择手段,终究落得个两手空空的下场。

三、《唐顿庄园》女仆形象的共性

《唐顿庄园》塑造了一批不起眼而又真实的女仆形象,有的深得观众喜欢,如睿智善良的女管家休斯太太、唠叨但可爱的厨娘帕特莫太太、机智果敢的贴身女仆安娜等;有的遭人唾弃,如阴险奸猾的奥布瑞恩、艾德娜之流;而艾瑟尔这样的人则是可恨又可怜。这些女仆性格各异,不过“从人物性格产生形成的外在条件看,人们生活在条件大体相同的人类社会中,相互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纵横交错的社会联系。任何一种性格要素不仅为这个人具有,其他人也会具有”^[5]。处于同一生活环境下的庄园女仆身上集中体现出以下两点共性。

(一) 社会传统的牺牲品

《唐顿庄园》故事设定在20世纪初的英国。从法律上讲,女仆与主人之间应是平等的雇佣关系。现代女仆不再人身依附于贵族主人家,可以在雇佣关系结束后自由地选择下一个雇主。主仆之间的关系有了一定的改善,甚至有的女仆与主人可以形成朋友般的亲密关系,譬如,安娜与大小姐玛丽之间跨越社会等级的相互扶持在当时的英国社会是难能可贵的。然而传统的社会等级制度影响根深蒂固,“雇主们谈起他们的仆人还称其为‘依赖于他们施舍的仆从’……虽然他们已经放弃了主人身份的父权保护功能,但是他们依然要求仆人们专一、忠诚。换言之,他们期望免于承担所有权赋予的义务,同时维持仆人们奴隶般的顺从服务”^[6]。这种思想禁锢下的女仆们仍旧摆脱不了卑微的奴仆身份,“就会被看成比其他所有工种的人的地位都低,这好比你屈尊于社会最下层”^[7]。

森严的等级界限隐晦地体现在女仆们工作时的言行举止上。楼上楼下严格区分开主仆的生活空间,女仆们除伺候夫人、小姐和某些特殊情况外,不能在楼上走动,以防冒犯到贵族主人。厨娘帕特莫太太感叹,到地面上呼吸新鲜空气也不容易。女仆们到楼上夫人、小姐的房间里铺床、打扫时,不能坐在主人床上,也不能乱碰主人房间里的东西。安娜将小姐床头的饼干递给没吃早饭的黛西,黛西刚打开罐子,被开门进来的管家卡森先生撞见,惊慌地辩解,她在擦饼干罐,以此掩饰偷吃小姐饼干的不

妥行为。这些严苛的规矩和身上的黑衣白围裙制服都时刻暗示着她们与贵族主人在身份上的差异。

不只是主仆有别,女仆与男仆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地位差距。20世纪初的英国社会对于女性的歧视仍然普遍存在,女性遭受着不公平的待遇。英国传统的社会道德观念强调女性的屈从地位,大力倡导男权至上。男权制社会使女性边缘化,庄园男仆的待遇优于女仆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可以衣着光鲜地在楼上餐厅伺候主人们用餐,可以到一楼大厅应门、拿报纸、取电报等,允许自由活动的范围比女仆大得多。剧中有这样一幕:前门大厅门铃响了,但其他男仆不在家,女仆不能逾矩去应门,只得去叫腿脚不便的男仆贝茨先生接待访客。休斯太太与卡森先生说到社会的变化,“说不定哪一天,哪户人家有个男仆,都是件奢侈的事情”,说明男仆的工资相对女仆较高,在雇主眼里明显比女仆体面。

(二) 社会变革的受益者

《唐顿庄园》女仆们在15年的时间跨度中,目睹了英国社会转型期的巨大变迁,时代的风云变幻牵引着这些小人物的命运变化。

工业革命后随着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兴起,唐顿庄园和贵族阶层一样逐渐衰落了。在19世纪后期工人运动的推动下,工党开始登上英国的政治舞台,为广大的底层劳工群体争取利益。在第五季中,仆人们在厨房谈论英国历史上的首届执政工党政府,“谁曾见过能理解工人阶层的首相”,“他明白贫困百姓的艰难之处”。黛西给予厚望的工党政府不到一年就被迫结束,“她对工党政府的希望破灭了”。然而推行的一系列对劳工阶层有利的政策让女仆们亲身感受到政治变革带来的益处。为了提升自身的经济与社会地位,一些勇敢的女仆萌生了初步的抗争意识,于是老夫人在餐桌上抱怨,在罢工期间,女仆对她很粗鲁。

随着英国工业化进程的加深,女权运动浪潮向传统男权主义发起了猛烈的挑战,女性大胆积极地为自己争取平等的社会、家庭地位及各种权益,以实现女性的独立与解放,这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职业选择机会。由于对社会进步有了较清晰的认知,很多女性不再想做女仆。时代变迁的冲击让女仆们的生活或多或少地有了变化,甚至连保守的休斯太太和帕特莫太太也与时俱进,支持黛西去读书接受教育。黛西跟着女教师邦廷学习了一段时间,被赞扬有数学天赋,帕特莫太太为此很欣慰,鼓励黛西如果不做帮厨女仆的话,还可以去做采购或会计。在前几季里老爱做傻事的小女仆发现了知识的力量:

“我现在有了选择,有了兴趣,有了唾手可得的知识。邦廷小姐让我大开眼界。”促进社会变革的先进思潮唤醒了黛西等低级女仆的女性意识,赋予她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自信与勇气。

四、结语

“仆人支持的英国乡村生活方式决定了英国民族在前几个世纪中的形象。不过,到20世纪末,这种生活方式几近消失。”^[8]《唐顿庄园》的女仆人物不是系列作品中的主角,却是英国贵族生活中不可或缺或陪衬。透过楼下的女仆人物,可以对这一特殊群体在20世纪初英国的真实生活状况略知一二。“女人的种种脾气和行为,并非与生俱来的,也不是女人的脑袋结构不如男人,而是由她所处环境塑造出来的。”^[9]这些微不足道的女仆性格迥异,却陷入同样的生存困境,挣扎于社会最底层,在等级制度和男权主义的阴影下备受压抑和束缚,仅凭一己之力很难冲破社会的重重阻力来实现阶级流动。时代的前进虽未影响女仆们达到阶级斗争的政治高度,但至少独立自主的思想意识开始在她们心中孕育形成,与前几个世纪的英国女仆形象相比已然是不小的进步与发展。

参考文献:

- [1] Ben-Amos I K. Adolescence and youth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2] Landow G P. Domestic service, the “mute and forgotten” occupation [EB/OL]. (2001-12-20) [2020-08-28]. <http://www.victorianweb.org/history/work/burnett3.html>.
- [3] Neale R S. Class in English history, 1680—1850 [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1.
- [4] 克拉潘. 现代英国经济史 [M]. 姚曾廩,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 [5] 方柯. 论性格系统 [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 [6] Linton E L. On the side of maids [EB/OL]. (2001-12-20) [2020-08-28]. <http://www.victorianweb.org/history/work/maids1.html>.
- [7] Barbara H. Not only the “dangerous Trades”: women’s work and health in Britain, 1880—1914 [M].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1996.
- [8] Jeremy M. Up and down stairs: the history of the country house servant [M]. London: John Murray Publishers Ltd., 2009.
- [9] 波伏娃. 第二性: 女人 [M]. 桑竹影,南珊,译.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 亦 筱]